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二十五回 蚌女精花中獻媚 江清道元外談情

毒龍真人統領妖屬，自居三緘空室，不時獨到三緘宅中，饋送美酒珍饈以及仙果之類。三緘曰：「累承厚賜，何日酬兄？」道士曰：「蒙兄賜宅，得與為鄰，深荷另眼相看，敬主之儀，不過稍展一二。兄而言酬，是愧我也。弟久欲恭書草函，請兄過舍閒談數日，奈家具尚未運畢，家人碌碌，室裡紛紛，故不敢屈兄以盡賓主之禮。」三緘曰：「兄太多情，俟喬遷停妥，弟自親臨一賀。」道士遜謝不已，然將所饋呈獻後告辭竟去，未嘗久留。往往來來，數月有餘，並不與三緘談及道中一事。三緘常望來舍，求彼指示，忽於一月之久，不見饋送，人影俱無。三緘暗思：「江清道士豈嫌吾室湫隘而另遷別地耶，抑頻來饋送吾未嘗酬答而不悅耶？不然何以嘗來常往，其情甚稔，至今而棄我如遺乎？」暗暗使人探之，又見晨午炊煙，家人時種園蔬於戶外。三緘疑之曰：「是必有故而遠遊，未可知也。」自此望之愈奢，而道士音信愈渺。三緘禁不住心中願望，遂沽果品暨雞魚等物，命家人先達江清道士宅中，然後整頓衣冠緩緩而至。剛行至半，道士迎著三緘笑曰：「吾疏一月敬主之儀，以弟前此所居尚有賃資未楚，吾於咸陽友人處借貸以償，無如友人復商諸友，故遲之又久，始如數而歸。不覺與兄睽違竟月餘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見兄久未光臨敝宅，恐兄怪弟不道，相絕乃爾。不意以賃資小數，異地奔馳，何不先商於吾，而受此一番跋涉也？」言談之際，已至宅外，瞥見房廊屋宇，煥然一新，三緘暗驚不已。道士似知其意，因言曰：「愚弟雅好修潔，每賃一地，必將屋宇粉飾，然後居之，其素性如是也。」三緘入宅，左右環顧，廳堂臺榭，件件華美，迥異乎前，心甚懷疑而不便問。

道士呼茗獻已，席設西廊，廊外亞字欄杆，五色俱備，欄杆以內盆花滿布，種有百餘。賓主坐於筵中，連呈十數品肴，饌名多不識，而且酒甜若蜜，氣勝於蘭，兼之花風時繞席前，鼻息吸呼，馥入肺腑。一賓一主正酣飲時，道士突為家人所呼，入內而去。三緘酒興已濃，乘主進室，園中散步，團團轉折，竟入花叢中。一花臺以石為之，所鑄人物等形畢極精巧。臺上花枝茂密，乾粗而肥，枝上之花燦爛如斗，顏色嬌好，可奪繪工。

其間蚊蝶雙雙，游蜂隊隊，時而咀嚼不已，時而飛舞不停。三緘意曠神怡，盡情賞玩。

轉過臺右，聞得紫棠樹下疏疏有聲，向前視之，乃一女嬌，衣服淡紅，美豔絕世。見三緘而凝睇，目不轉睛，時帶笑容，而以紅巾塞口。三緘知為道士內眷，速退入席。此女遙從花枝之內，手語三緘。三緘佯為不知，未一矚目。此女不捨，急蹴至席後，復將花瓣拋於首上。三緘厭其擾，離席左行。斜接欄杆有一小樓，三緘梯上樓頭以避此女。推窗下望，蕉梧密密，無殊綠天。望之未久，覺得項上騷癢，以手拂之，花枝也。掉面回顧，前女拈花微笑而立焉。三緘駭急欲下樓，女子牽衣不釋。三緘怒目言曰：「女子宜隱閨門，以守貞操，胡得猖狂乃爾。倘為家長知覺，豈不羞愧欲死？爾即愧死，是懷春之誤，不亦將吾連累，無顏見爾家長耶？」女子聞言而笑曰：「郎君妙齡待聘，久欲求凰，妾亦年幼無家，常懷得鳳。睹君才貌，與妾容顏，何無紫薇之配芙蓉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毋須糾纏，各宜自愛。」女子曰：「爾如許妾姻緣，妾即釋爾；如其不許，妾即死也不准爾下樓。」三緘誑之曰：「如是待吾歸稟高堂，倩媒說合，乃為正道。邪緣若此，吾斷不從。」女子曰：「妾出心甘，郎出情願，何邪緣之有？」三緘久被纏擾，甚屬無奈，左思右想，暗將所牽之衣脫去，急下樓頭。女子曰：「郎即以衣為憑，勝過紅庚多矣。妾之交質，在郎手中。」三緘聽言而視之，手腕上佩一金鐲，怒去而擲諸女子之前，仍歸席所。

道士候其坐已而言曰：「吾候兄已久，兄何所之？」三緘曰：「自兄入內，獨坐無聊，遍視名花，真如海市蜃樓，美不勝收也。」道士曰：「野花數種，何足掛齒？」三緘曰：「石臺之上燦爛如斗者，此為何花？」道士曰：「富貴花也。」三緘曰：「花名富貴，繁華似之，直足令人賞玩不置。」道士曰：「兄如欲此，弟願割愛送兄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不過愛其鮮妍耳，敢以兄臺所植而奪之哉！」道士曰：「花臺中面，此種甚伙，吾命僕人另種一盆，昇送兄宅，以資玩賞，不亦可乎？」三緘口雖推托，心實甚喜，道士若已知覺，即命家僕擇其美豔者和泥挖來，種之盆中。無何宴罷，三緘辭別，道士不許，務留止宿一宵。三緘恐被女子所纏，以父母懸望為辭。道士遂不敢留，送至半途而返。

三緘歸宅，昏定後入榻臥之，思及江清所居本屬陋室，今忽化為華麗，應是道中法術，不然修砌臺榭，何易易乃爾。一夜在榻，思之不已。

毒龍送歸三緘後，詢於蚌女曰：「吾托故入室，爾媚之否？」蚌女曰：「妾見彼園中散步，因於花叢媚獻百般，彼以羨之慕之，又從而深卻之。至相逼在小樓之中，妾以為得盜元陽在乎此矣，殊妾牽彼衣，而彼脫衣竟去，空費賤妾一番飛揚。」毒龍曰：「彼心正大，女色尚不能惑，又將如何？」老蛟曰：「不如讓吾以供一飽。」老蚌曰：「不可造次，徐徐圖之。」蚌女曰：「毒龍真人欲送彼以盆花，妾寄靈光於花心，日日獻媚，彼豈心如鐵石，絲毫不動耶？況三緘之母久欲與彼求配，得紫霞三請月老，挫折良緣，意淫、宅女、糜姑所化後身，皆無辜而斃。三緘不識，以為無福消受佳人。妾托花心入彼室中，媚之不從，又從而媚其父母。彼父母見吾服事誠懇，必以為媳。」

三緘孝子，安肯違背親命乎？待三緘與吾配合，誓不把元陽盜盡，以置彼於死地，妾不休也。」龍毒曰：「此策大妙，事不容緩，明日速送盆花。」次早，毒龍真人為三緘父母另辦數色禮儀，一同盆花，親送至宅。三緘迎入，肴款江清。自江清辭歸，三緘置花於書齋之外細細玩賞，其色愈添紫豔，更甚道士園中。

他日午後，三緘不堪納悶，意欲賞花遣愁。剛至書齋，香風散溢，三緘心忽開爽，急急退步來至花前。盤桓數周，將欲歸室，突然花心之內，現出前日女嬌，手攜紅巾，身服綠襖，緩將蓮步提出，立於盆弦。腰細如拳，迎風欲墜，忙忙伸出玉手，抓著三緘之肩。一時蘭麝薰心，三緘幾為所迷，轉而思之，此必花妖，力推而出。蚌女亦不追逐，獨坐書齋。三緘駭，奔告乃母。其母入視，蚌女下拜曰：「妾也願事兒母以終身，祈母見納。」母曰：「無媒為證，豈正偶哉？」蚌女曰：「吾母之兒以衣為憑，妾以金鐲子之交質已久，恨不認妾，老父老母怒罵頻頻，妾無奈何，偷身而至，懇祈吾母收留兒身，兒自孝思不置也。」母見其言詞哀婉，扶之起。蚌女遂入廚內執烹飪事，凡父母所欲，無不尽心。二老得此事奉之誠，不勝喜悅，久則忘其為外來女也。母於是常勸三緘納以為媳。三緘此際已知道士非怪即妖，驟將是女絕之，必遭毒害，只得推諸異日，緩作良圖。

無如蚌女不時哭泣，累向母哀。母心憐甚，呼三緘而責之曰：「為娘一生，僅育吾兒，兒若不娶，兒之後不幾無嗣以續祖宗血食乎？況父母選配四方，未能如意，今兒媳從天降，而且賢淑無比，代兒盡孝，此女不配，娘實不甘。」三緘欲為言明，恐母受駭，不得已而暫為允焉。蚌女又向母言曰：「爾子雖允，乃推托詞也。吾母不如驅之與兒完配。」母諾。次日，燃點香炬，呼三緘至，強與此女完婚。三緘無可如何，勉遵母命。完配後每每外宿，任此女百般調情，毫不一動其心。蚌女恨甚，復向老母且談且訴。母曰：「驅兒完配，母固能為，而牀第之間，母又何能驅之？兒其緩待，自如水之浸木，久則任受也。」蚌女聽言，惟日日中饋勤操，以俟三緘墜入色界。

一日，老蚌暗計：「吾女此去月餘未歸，大約與三緘成其夫婦矣。且將花片化作妝奩，去彼家中看吾兒究竟何若。」遂命老蛟、老蝦化為僕屬，已身化為老母，乘一巾車竟入三緘之家，將妝奩一一排設，請出三緘父母，斂衽言曰：「吾女求鳳數年，一無所就，孰意令郎至舍，二人暗裡交質，何莫非天假良緣。然自來府中與令郎成親後，妝奩一概毫無送之。今日吉辰，特具些須之物，昇送至府，祈親翁親母毋嫌淡薄焉。」三緘父母喜曰：「有勞親母多費心機。」老蚌曰：「吾女安在？」三緘母曰：「在廚烹鮮去矣。」移時宴設，老母飲畢，呼其女出，諄諄訓曰：「兒在此善事翁姑，無違夫子，吾不比他人之母，將女姑息，若有不是，親母須力責之。」蚌女啞鳴不已。

老蚌曰：「誰人女兒不適夫家，兒母悲泣，改日自命家僕接爾歸寧。」蚌女聞言至斯，其悲愈甚。老蚌曰：「兒翁姑賢乎？」

蚌女曰：「賢。」兒夫賢乎？」蚌女曰：「賢而不賢。」老蚌曰：「賢則賢矣，賢又不賢，吾甚不解。」蚌女附耳數語，老蚌曰：「不賢二字是如此，兒善誘之，自然人彀。」言已別去。

蚌女送母門外，乘車而歸。

時值初夏，老蚌與毒龍商議，接三緘夫婦歸寧。巾車來庭，三緘意欲不去，早被老母一番呵斥。三緘迫於母命，乃與蚌女同坐車中，蚌女嬌而無力，常將身體偎傍三緘懷內，三緘任之。

及到門外，蚌女下車先入，江清道士迎三緘於左廊。稍歇片時，堂上炬影輝煌，道士遂請三緘與同蚌女參拜宗祖，並及老蚌。

拜畢，任導入東軒，香茗獻餘，肴饌已設。道士推三緘於首座，慇懃勸飲。

酒逾三盞，道士曰：「承兄不鄙，賜以住宅，又結朱陳，但吾妹不識人情，家母未嘗深教，三緘兄既聯姻姪，宜見諒焉。」三緘曰：「以兄臺待弟之仁，與令妹才貌之美，成此佳偶，要皆天定。然弟心心在道，冀以童真而拔宅，兄臺別有所教，弟無不從，若欲泄吾子精，以效鸞房，斷然弗許。」道士曰：「爾煉道，吾亦煉道。聽爾煉道之言，則道字誤人，洵為不淺。」三緘曰：「大道焉能誤人乎？」道士曰：「一言元道，必絕人道以習之，假使人人皆絕人道，天地無生之理也。爾言元為大道，吾則鄙為非道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兄言何謂也？」道士怒目曰：「如兄臺迷於元道深矣，棄舍妹而宿，不與同，立異矯情，甚為吾所不齒。」言罷，勝氣而入，商於老蚌曰：「三緘入道心真牢不可破，不如苦留彼宿，乘機吞噬，以免蠱惑之勞。」老蛟從旁贊曰：「此計高妙，不可泄也。」

恰遇正心子雲頭訪察，慧目俯視，見三緘宅左黑氣凝結，按下雲頭，問及當方，乃知毒龍為害，忙回洞府，稟之紫霞。

紫霞曰：「毒龍法力極高，兼有蛟、蝦、老蚌相助，如不往救，三緘危矣。」正心子曰：「救之如何？」紫霞曰：「師命爾暨復禮子、誠意子，各執法寶，隱身毒龍宅內。如見毒龍欲吞三緘，復禮子以伏龍寶塔擊之，急拋正性寶帳，將三緘籠著，免為群妖所害。爾等輪流與戰，師自來助焉。」三子領命，各執寶器，同墜宅內，真言念動，迷卻妖目，常常護定三緘。

三緘見江清道士言不投機，起而告辭。蛟、蝦化為老叟，苦苦留宿。三緘於此如坐針氈，剛思逃歸之計，又被毒龍呵氣迷天，兩似傾盆。三緘見不能歸，東軒獨坐。忽然一時昏黑，樑上響亮，仰首望去，乃一巨蟒，張牙舞爪而來。三緘見之，魂飛天外。復禮子擊以寶塔，毒龍將頭縮轉，化為三首六臂與之戰於半空。正心子恐傷三緘，忙以正性寶帳拋下。老蚌來奪此帳，正心子以降心杵擊之。一時老蛟、老蚌、老蝦、蚌女與正心子、誠意子亦戰空中。復禮子戰毒龍不過，紫霞大顯仙法，呼集雷公、雷母，同擊毒龍。毒龍口吐白光，橫隔天半。紫霞急噓清氣，將白光衝為兩段。復禮子與雷公、雷母從清氣直入，毒龍化作黑煙一道，竟投氣海而潛。紫霞見毒龍入了氣海，雲頭一指，復禮子直追老蛟。老蛟知不能敵，化為黑霧，老蝦化為紅霧，老蚌母女化為紫霧，如投江之石墜入東海。

紫霞於是命正心子揭去寶帳，放出三緘。三緘舉目視之，仍在陋室，江清道士渺無人跡，花木臺樹一概全無。啞然良久，歸告父母，父母亦為之咋舌焉。三緘自此，外來道士絕意不交矣。

紫霞視諸妖所墜之區，駕動祥光竟投東海。龍王聞報迎入，言曰：「真人駕至，未能焚香遠迎，有罪多多。但不知以不易臨海之身，今日辱臨，何所訓誨？」紫霞曰：「群仙闖道，推及吾躬，吾命虛無子肩此巨任，三界共知。」未審龍宮胡以遣老蛟、老蝦、老蚌、蚌女，為毒龍所統，欲吞三緘。如龍宮諸仙有何不服，且同吾去面奏上帝，以決曲直焉。」龍王曰：「真人息怒，待吾查之。」鯉學士查已，奏曰：「海內蛟、蚌皆恪守王儀，未敢擅出海濱，以背王命。茲助毒龍為虐者，乃海角外之老蛟、老蝦、老蚌也。」紫霞曰：「如是，毒龍不遵，吾自剿除。至於群精，祈龍宮興兵往討。」龍王曰：「真人之命，敢有不遵，吾速興兵一一討之。」紫霞聞言，遂辭龍君，竟回仙府。